



民生報叢書

笑
談
國
劇

小大姐·著

民生報
叢書

笑談國劇

小大姐・著

民生報叢書

笑談國劇

著者 小

發行人 王

出版者 民

生報

社蘭姐

總經理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三三號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
電話：七〇七四一五一、三

印刷者

中興印刷廠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

印翻禁・權版有

自序

大學畢業後，因為家庭環境還過得去，又身無一技之長，工作的事情就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況中給耽擱了下來。自己心裡雖然有點發急，但是爸爸媽媽都不捨得讓我去為五斗米折腰，我自己也尊重「好吃、懶作」的天賦人權，懵懵懂懂的徬徨在家裡。

有一天，一位前期學長偶然建議我「寫作」，父母也竭力慫恿，反正左右無事，同時為了表示本人並無「作家命」，就將前晚在國藝中心看戲後的觀感寫了一篇短文，寄到民生報去，跟着就開始靜候退稿佳音（根據前人經驗，要寫作就得有接受退稿的勇氣和再接再勵、愈挫愈奮的決心）。不料，隔日竟收到副總編輯陳啓家先生的親筆復函邀稿，他把我「誤認」為是該報所需要的作家。就這樣，「笑談國劇」專欄問世了。我的「人生」也似乎立時改觀，頓覺前途有「亮」了。

一年多來，先後寫了有十餘萬字，近蒙民生報將「笑談國劇」列爲叢書，並承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輯單行本發行。自問識見淺薄，疏漏難免，際此單行本出版前夕，謹以誠懇惶悚之心，期求讀者賜予指教和鼓勵。

目錄

自序·····	(一)
張安平，請注意！·····	一
烏龍院裏，何以宋俊張醜？·····	四
快樂的宮女·····	八
清唱大會可是「草臺班」？·····	一一
小誇一下復興劇校的「四郎探母」·····	一五
都是後臺管事惹的禍？·····	一九
「宇宙鋒」帶來的一點小困惑·····	二三
好就是好，壞就是壞·····	二七

明明是皇帝，怎地變了野狼？.....	三一
笨鳥龜與小白兔——談海光的「秦香蓮」.....	三五
「金玉奴」——一齣精彩的警世佳劇.....	三九
請勿「嚇唬」用心演出的票友！.....	四三
張安平，「青霜劍」上咱們又見面了！.....	四七
演技比臉孔受歡迎.....	五一
送給明駝劇隊的見面禮.....	五五
猴言猴語・劇評亦應有道.....	五九
開箱封箱・票友戲德須知.....	六二
「紅樓二尤」・胡陸蕙對了戲路.....	六六
偏只有趙飛燕才好看？.....	七〇
爲「雅音」的創意喝采.....	七三
花木蘭豈需「鴛鴦蝴蝶」？.....	七九
水墨丹青・觀之不足由他縫.....	八二

唱角「大喘氣」・皇帝「穿牆壁」	八六
孫元彬可真「是猴子」	九〇
難怪大牌演員也壓不住陣腳	九四
武旦「打出手」，唱唸「隨它去」，錯！錯！錯！	九八
顧正秋還是不錯的！	一〇一
可真是個聯合「大」公演！	一〇五
楊雄的「矛盾」與石秀的「煞氣」	一〇九
順著坡兒往下溜？	一一三
說吊嗓・別老怪到祖師爺頭上	一一七
復興劇校小將要得！	一二一
這「笑」那「笑」豈可相同？	一二六
小朋友演鬼戲・有板有眼	一三一
學士演員值得喝采	一三五
佳節未必佳戲・可惜！	一三九

拜託，別再自掘墳墓了！……………一四二

成名演員，豈可不慎！……………一四六

興之所至，戲詞隨意改，小丫頭變成了皮條客？……………一四九

陸光，好個「雙姣奇緣」！……………一五二

閨閣幼女與「落翹仔」……………一五五

「國劇競賽」及「氣質競賽」……………一五八

遼邦的「糊塗大劍客」……………一六一

搬錯了再搬就是了？……………一六四

鍾馗見不得妹妹？……………一六七

小白菜變成了山東大白菜？……………一七〇

笑談笑談，您別誤會……………一七四

翟化信「挑滑車」，要得！……………一七八

要玩，就要玩得像樣！……………一八一

到底主角是那個？……………一八五

「東空日發」？「何計安在」？	一八九
如果孔老夫子當評審	一九二
明駝可多了一齣「私房戲」！	一九五
學士票友有趣得很！	一九九
從「預期受罪」到「意外驚喜」	二〇二
好戲，只是太貴了點！	二〇五
好一場「成龍式」的武打戲！	二〇八
殺賊碎屍豈是剝餃子餡？	二一一
誰說國劇是「看不懂」的？	二一五
小蝦米何時才變大鯉魚？	二一九
只有在國父紀念館才「拉風」？	二二二
難爲這些小朋友了！	二二六
「畜牲哪」豈可「直指娘身」！	二二九
就戲論戲・不是捧角罵人	二三二

演得真好看，咋嚟得好遺憾！……………	二三六
孔明的定力那去了？……………	二四〇
本著這種精神就對啦！……………	二四二
實驗之後，不忘改進最重要……………	二四五
爲陸光的魄力鼓掌……………	二四八
再來幾個「小大姐」——對國劇劇評的期許……王祖授	二五三

張安平，請注意！

作者按：二十日夜戲，大鵬公演「鎖麟囊」，這是齣程派名劇，凡是愛好國劇的觀眾都耳熟能詳。一開頭以窮富的對比，道盡了世間炎涼百態，接着從天道不測的悲歡離合進展到好人好報的團圓結局。全劇的重心幾乎全放在薛湘靈一人身上，本文特為飾演薛湘靈的張安平小姐進一言。

張小姐，二十日晚上，看了妳的「鎖麟囊」，對於唱工方面實在佩服。程硯秋時代，小大姐沒能趕上；再者，妳是妳，他是他，雖然你以他做學習的對象，但是妳究竟不是他，客觀條件的差異使我無法、也不願意拿妳和程硯秋做比較。我只能說：「我總算體會到什麼叫做『巫峽猿啼』了。」當然，有的猿啼得很難聽，而小大姐認為妳是啼得很好聽的那一隻，哀怨悲涼，真令人聞之斷腸。

國劇對於演員的要求比較嚴格，除了唱、唸之外，還有作表。妳的唱、唸、表情都控制得很好，只是在身段上有幾處顯著的缺點，小大姐特別給妳指出來，供妳參考，希望妳的藝境，能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第一、薛湘靈頭場出場的脚步過於輕快，顯然不太妥當。我們應該注意到她的性格和整場戲的統一性。薛湘靈在簾內的幾句唸白，很優雅緩慢，再加上她對粧奩不稱心，正生著氣，所以脚步應該很沉穩，這樣才能配合她的身份和心境。

第二、水袖的用法缺少變化，總是右手下袖，而且幾處翻水袖，美感都不够，有點像根不能彎曲的竹竿。上樓替小孩子找球時，那個上樓閃腰的動作比較生硬。據小大姐所知，這個動作可有可無，做不好反而有畫蛇添足之嫌。上樓以後的身段也不够柔和。小大姐追究原因：是因為妳想在這一段間奏中，把所有的動作表現出來，以致於動作變得很急切粗糙。身段是要活用的，時間充裕可以多表現一下，時間不够也可以相對減少。例如，翻四個水袖，可以減成翻兩個，效果會好得多。當然，重點的身段不能任意減少，以免削弱劇力；美感的加強，則有待苦練了。

第三、也是特別要提高警覺的，妳有習慣性的小動作——翻高腔時，腳會踮高；走

低腔的時候會駝背；轉一個花腔，點一下頭；唱到婉轉時，頭也跟著搖起來；每一個收腔全身都要使一下勁兒。這些毛病趕快要改，最好叫給妳吊嗓子的老師注意，一犯毛病就拿胡琴梆子揍妳包管兩次就好。此外，就是幾個不太合理的地方：薛湘靈肚子餓的動作太過火了，好像是孕婦臨盆肚子痛一樣。還有戲詞中有一句：「莫不是應了無情的火災」，真是有點「泡菜」（胡搞也）。明明是木柵山洪暴發，怎麼變成中華路大火了？

哦！順便帶兩句話給張鴻福和馬元亮，薑畢竟是老的辣，他們在整齣戲中一絲不苟，聚精凝神，這種敬業精神十分可佩。此外趙玉容頭兩場戲，唱腔不搭調，後來一直到底都還平穩，馬嘉玲的嗓子很受聽，但是唸白馬虎，要注意，唸白不是繞口令，太快了就顯不出詞中的俏皮勁兒，這方面如果不注意改進，就會限制她藝術的進境，那多可惜呀！

張安平，你是小大姐期許很高的演員，對於小大姐的忠告，不可等閒視之；同時，託妳帶的話，不要忘了，不然下次妳再公演，我就像大部份捧角專家一樣，拚命誇獎妳，讓妳糊塗一輩子。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烏龍院裏，何以宋俊張醜？

日前海光國劇隊曾經演出「烏龍院」一劇。由謝景莘和程景祥搭檔演出。

程景祥是目前國內唯一的職業乾旦（乾旦者，非發乾之臭皮旦也，乃國劇中以男性扮演女性角色者謂之，應發ㄣㄢ音）。男觀性衆對於臺下的他，絕對產生不了興趣，可是一上了臺，咳！那股子妖媚的潑辣勁兒，連小大姐都喜歡得要命，臭男生還能不能迷嗎？難怪經常爆出瘋狂的彩聲。謝景莘雖然是票友出身，刀槍不入（那是他自謙之詞，必相信），但作表卻絕不輸給有師父的衆家老生。他們兩位洗鍊的演技，多數國劇觀衆縱無目見，也有耳聞，小大姐不必再爲他們加強宣傳，先讓他們上一邊涼快去。

「烏龍院」中重要角色相繼登場以後，小大姐一直爲兩個關鍵人物——宋江和張文遠的造型所困擾。水滸傳中明明說宋江是一個既矮又黑的胖子，而張文遠則翩翩少年，

風流倜儻，所以閻惜姣才會見異思遷。如今戲臺上的宋江，竟是溫文儒雅的老生，張文遠卻變成了形狀猥瑣的小花臉，論財勢，宋江又遠在張文遠之上，閻惜姣又沒有患上白內障，何以棄宋就張呢？真是不按牌理出牌！

小大姐苦思良久，直到美麗的腦袋發痛，才靈光一現恍然大悟，原來俊醜的變換，自有其奧妙之處；這可不是從書本上查出來的，而要從中國的國情和戲劇的功能上來探討。

大家都知道，戲劇不僅是一項重要的娛樂活動，更有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劇作家在固有文化的導向下，很自然的把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揉和在戲劇中，展現於大眾面前，主要是表現忠孝節義和棄惡揚善的傳統美德。在民智未開的舊社會裏，欲使一般民衆不必讀道德文章，不必懂傳統文化，就能做善惡的分辨和愛憎的選擇，因此，人物造型安排可就煞費苦心了。

就「烏龍院」的劇情來說，閻惜姣賣身葬父，宋江用錢把她買下，蓋了一座烏龍院，做爲小公館，安頓她們母女，照理說，閻惜姣應該好好跟他過日子才對；可是閻惜姣嫌宋江老醜，居然在背地裏和宋江之徒張文遠有了苟且之事，進一步想除去宋江，圖

一個永久安樂，沒想到反而被宋江給宰了。而因為閻惜姣對張文遠太過癡心，竟魂兮歸來，硬把這小子給請到陰曹地府去永結同心啦！

倘若宋江和張文遠以本來面目出現，會帶給觀眾什麼樣的影響呢？小大姐相信，多數觀眾雖然不贊成「張閻二府喜事」，免不了也要慨嘆一聲：「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了！」這種不必要的同情心，會沖淡道德的嚴整性，使觀眾對傳統的道德規範產生懷疑：「巧女常伴拙夫眠」是公正的嗎？這種思想和指責淫行的作用，或將有所抵觸，所以劇作家特意把宋、張二人的俊醜易位，讓觀眾有先入為主的印象（一般人大多傾向於唯美派，對於較為殘陋的造型，在下意識中就產生排斥作用），能够一目瞭然善惡之分。性格上的殘陋（與師母通姦）加上造型上的殘陋（丑角扮像），張文遠可就萬劫不復了。宋江造型的美化，使得原本不赦的殺人罪行，反而大快人心，彰明了惡有惡報的天理循環。這就達到了劇作家所預期的觀眾心理，成功的對觀眾做了「綜藝一百非廣告」的道德教育，可見造型安排是戲劇進行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以上是小小大姐的一點淺見，不知各位武林前輩意下如何？

小小大姐想通這個問題以後，移目臺上，只見閻惜姣死在地下，宋江在她身上尋找書